

仲秋夜，你在

□李 民

夜色，没过路灯阑珊
去拥抱了弦月
而风，喧哗了每一片秋叶
和着汤汤淇河流淌
你我也去
去闪烁暗蓝的星空
去做一片绿竹的叶
和着从《诗经》中吹来的风

在你面前，我永远年少
就让川行的人群车流
满溢鹤城的条条街巷
尘世在你的身后
有一间缝隙，一刻静好
路灯陪伴夜色
如水清凉，有我
星光寂静，有你

曾经，我只是我
你也只是你，那个时候
我在说着，你在笑着
时间的河水汤汤流淌
今夜，你不再是你
我不再是我，这个时候
伸向彼此的手掌间
隔着山岳
隔着光年

如果春暖花开依旧
如果还是故乡深巷
黄叶，细雨，蛩(qi ó ng)音微响
如果苔痕未谙门阶
如果檐铃如昔轻摇
万水，千山，跋涉殆遍
相见，相依，相欠
缘何问鱼，秋水是暖是寒
缘何问马，归途是近是远
你我，无语，无言

我知道，这一刻正在流逝
缓缓化成旧事，化成深忆
你温和的容颜浮现在
滑落的泪滴里
我知道，今夜与明天
隔着漫漫时光
隔着短短平生
你和我，要辗转几多岁月
才能相聚在尘寰，茫茫然
请你
停在这一刻
听，一声木铎，一声秋虫

弦月照亮曾经
静夜淹没此刻
南山峭壁，白鹤巢栖千年
北国的燕子，又整装向南
大美秋色绚烂
绵绵太行红遍
我，伫立在西风
世界那样无边浩瀚
一枝黄花，一条诗河
你，在彼岸，在那端

副刊之

微信公众号河之洲

电话：
0392-3221776
电子邮箱：
hbrbhezhezhou@163.com

□张同森

提起鹤壁的樱花大道、诗河步道，早已闻名遐迩、妇孺皆知了吧，但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蜗居老区的人，却有远水不解近渴的惆怅，还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

幸好，我有我的“散文路”。
“散文路”，当然是我偷偷给它起的雅号，附近的人都叫它公园后山路，因为它就在山城区枫岭公园的后山上。后山路其实分为两段，第一段浅尝辄止，绕了动物园一圈便匆匆原路折返；第二段则要窄得多也难走得更多，需要从动物园接着向西走，再翻上一座山，最后到达最西南端。这第二段路，才是我心目中的“散文路”呢。

既然是散文路，当然不能太短或太长，太短是诗或词，太长则变成章回小说了——它，长1公里左右，刚好够人发一阵儿呆撒一下野息一刻心凝一会儿神。路的宽窄也正合我意：3米多宽，开车不便进来，因为掉头不易；摩托车电动车也难得一见，因为到这儿来的人用不着抢时间赶路的。不闻汽油味，没有引擎声，单是这一条，就足以令人庆幸了。所以来这里的绝大部分是三五结伴、优哉游哉来往踱步的人。

更妙的是水泥路两侧，竟没有千篇一律的树种，也没有浓妆艳抹的园艺，全是自然生长的植物，草本的木本的藤本的挨挨挤挤，相互缠绕又相互倚靠，谁也不服谁谁也不让谁，这才算得上生机勃勃的“万类霜天竞自由”吧？

有人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野趣。不知是有意经营还是无心为之，这一段路氤氲成就的，恰好是这样的野趣。

最妙的是它给了行人充分的尊重和自由，这里没有“请勿践踏”的提醒，更没有“严禁入内”的警示，只管跟着自己的脚走好了，两侧处处都是人们随意踩出的小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感叹：“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诗人如果也能涉足这样一条无名的“散文路”，大概不会发出以上的感叹了。

这里的曲径虽然各自通向不同的幽处，但同时并不拒绝行路者第二次、第三次的选择：向东可仰八角亭，向西可眺太行景，向南可濯(zhu ó)泗水浪，向北可依西林枫，可攀岩，可

采果，可越岭，可蹬河，可静观，可啸歌，可沉吟，可思索……

一切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烂漫的浪漫的散漫的都在，除了天上的飞鸟和林中的风声，还会有谁来搅扰行人的清梦呢？

“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向北走上1公里拐进山坳，还真有一座有竹有僧的定乐寺。只是去定乐寺要过一条小溪，来去颇费周章，于我，这半日之闲就只好是晚上了。饭后工余，或只身前往，或与妻同行，或呼友唤朋，春看花红草萌，夏享细雨凉风，秋赏虫鸣明月，冬踏雪野荒径……

我不知道，像这样怀素抱朴的散文路，像



聚 会

“马上就中秋节了，给喜国打个电话，约上他聚聚吧。”林海停下脚步突然提到，说完掏出手机，一本正经地给喜国打过去。

“喂，您好，是郑书记吗？”

“我是，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您三姨家的表侄子，想请您吃个饭，认识一下，您放心，我别别的意思。”

“三姨家的表侄子？对不起，从没听三姨提起有这么个侄子，我正在开会，没别的事，先挂了。”

“别挂，别挂，我是林海，刚才和你闹着玩呢。好久不见大哥了，我们仨正商量着中秋团聚一聚，到时候你可要来呀。”

“这，恐怕不行，我正好有事，你们聚吧。”喜国犹豫了一下，在电话里说。

林海觉得喜国口气有些冷淡，但他不相信喜国会不顾老同学的情分。他坚持：“有什么事儿比我们的聚会还重要？推了吧！”

“工作上的事，市里领导安排的，推不掉，也没法推啊。”顿了顿，喜国又说：“这样吧，我尽量去。”

放下电话，林海默不出声，培恩拍了拍林海的肩膀：“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

萧山接话说：“培恩，还是你最了解喜国。”夜晚的莲湖公园，到处弥漫着莲花的清香，人在其中，不自然会陶醉。

三个人并排走着，谁也没说话，萧山先开口打破沉默：“喜国不来，咱哥儿仨聚吧，醉仙

这样真性情性的大自然，除了这里，又该到何处去找。

曾有一帮练歌的人看中了这里，忙不迭搬了音箱话筒来，可吆喝了没几天就挪了地方——这里真的太缺少听众；又有一群暴走的舞动腰臀踩着鼓点来了，不过很快便让这里的起伏不平吓跑了——整齐划一的步伐大概和这里沾不上边儿的；只有喜欢钻林子谈恋爱的小青年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于是成了这条路的隐形粉丝。

路的尽头，站着一个流浪落拓的我。

我们一生中都会走很多的路：宽阔平坦的高速路，细如羊肠的山间路，颠簸泥泞的乡村路，举步维艰的荆棘路，一日千里的云中路，劈波斩浪的水上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春风得意路，“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萧索失意路，中规中矩的直路，不得不走的弯路……但我以为，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身边都不能没有一条这样的“散文路”。

如果你如我一样幸运，那么，恭喜你，这是上天赐予的福祉；如果还没有，那就尽快在周遭发现一条吧，说不定它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呢。

再如果，你仅仅是身居喧嚣闹市的蚁族，无缘郊野，那也不用沮丧，就在心里为自己开辟一条这样的散文路吧。



阁，到时候带上老婆孩子热闹一下。”
转眼到了中秋节，醉仙阁聚宴厅，三个人各自带着家眷开怀畅饮。其间，林海去厕所回来时听到隔壁美容厅人声鼎沸，有个声音特别熟悉。怀揣好奇的林海推开门向里望去。只见正对门的主位上，有个人举着酒杯在高谈阔论，再仔细一看傻眼了：那人正是喜国。喜国这时也看到了林海，兴奋的脸一下子僵住了，他迎上前慌忙解释：“这都是招商引资项目的老板，非要请我吃饭，我也是出于工作考虑。”

林海强颜欢笑：“理解理解，工作嘛，你们继续，继续。”

萧山、培恩发觉林海回来后像变了个人，相继问他出什么事了。

林海把刚才看到喜国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两。

培恩冷着脸说：“原先我还想，明年儿子升初中，找他帮帮忙分到实验中学呢，现在看来，咱也别张这个嘴了。”那天的聚会，大家早早结束各自回家了。

再一年的中秋节，三个人没有去醉仙阁，而是相约来到莲湖公园散步，望着满湖的荷塘月色，林海说：“喜国不当那个书记就好了，他也不会被罢置，更不会被判刑，我们还能一起散步，一起谈天说地。”

培恩说：“是啊，在新闻里看到他被抓的消息，我感到痛心。想当年，他是多么意气风发，现如今，唉！”

留给父亲的一盒月饼

□勇敢的心

每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我总会专门去超市挑选一盒月饼，来到父亲的坟前。将月饼一枚一枚摆放好，坐在坟前，跟父亲说会儿心里话，让已不在人世的父亲，在这个团圆的日子也能吃上月饼。

十几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从工作的小城匆忙赶回老家，就是为了给父亲带回一盒月饼。因为父亲最爱吃芝麻馅儿的，我每年中秋节就专门到商店挨个找他喜欢吃的芝麻馅儿月饼。我离家门口还有一段距离时，家里的小狗就闻着味道跑了出来迎接我的到来。小狗是父亲的另一个孩子，在父亲一个人孤独生活的日子里，它陪伴了父亲很长时间。

一进院子，我就边走边脱下束缚人的西装，随便把鞋往院子里一踢，穿上父亲放在屋门口的拖鞋，换上大裤衩和大背心，向屋后的田里走去。我要跟父亲一起投入到繁忙的秋收当中。

虽然临近假期，可是村里的人们都在忙着抢收，村里的小路上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到了地里，父亲见到我略显惊讶，脸上还是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一边收玉米一边说：“不好好工作，没事儿回老家干啥？跑这么远。”我赶紧跟父亲解释，这不刚好周末，又赶上休息，专门来陪他过中秋节，还带来了他最爱吃的芝麻馅儿的月饼。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五年了。

又是一年中秋节，我在老家的小院里摆上了月饼和酒菜，希望父亲能感受到儿子的思念。

麦子熟了

□刘旭东

迎着清晨的朝阳，在班车上不经意地望向窗外，看到一片片金黄色的麦浪翻腾滚滚，才蓦然发觉：麦子，要熟了……在风吹麦浪的回忆中，自己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夏天，似乎没有现在这么热。那时的夏天单纯而美丽。每到麦收时节，我都要和家人回老家帮忙收麦。

故乡位于太行山深处，山间道路崎岖不平，小块儿的麦田尤其显得珍贵。不同于平原地区麦田的一望无际，山区的麦田别有一番风味。勤劳的乡亲们早已将山间能够耕种的土地全开辟成了良田，一山连着一山，一亩拢着一亩，形成华北地区特有的旱梯田，散发着麦收季节特有的金色光泽。在微风的吹拂之下，丰收在望的麦田仿佛在召唤着主人快来收获。

当时真的感叹人类的伟大，能在这片贫瘠的山区开垦出这么多人间粮仓。由于山地陡峭，收割机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全都是人力割麦。从山上俯瞰山间，漫山遍野都是忙于割麦的父老乡亲。麦收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日”，在外务工的大部分都赶了回来。青壮年顶着烈日俯身麦田，挥舞着镰刀，熟练地将麦子扎成一捆一捆的麦束，一忙就是一整天，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老人则

负责在旁边打打下手，按时送饭送水；孩子们格外高兴，因为他们有特殊的麦收假，不论能否帮到家人，都要三五成群地来到自家地头，“耀武扬威”一番后跑到村头的麦秸垛里上下翻腾……男女老少在烈日底下紧赶慢赶地劳作，那种场景温馨而又甜蜜。

印象最深的还是姥姥家门口的柿子树。记忆中的那棵柿子树，高大而且茂盛，树下自有很大一片树荫，树下有一块儿长方形基石，成了天然的纳凉地。离柿子树不远，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个个麦秸垛。

夜幕降临，割麦的乡亲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手拿着晚饭三五成群地环坐在大石头周围，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宽厚的姥姥会默默地给大家人夹上几筷子自家腌的咸菜。也只有在此刻，乡亲们才能放松一下，互相诉说着在外务工的奇闻轶事，将烦恼抛在脑后。虽然没有路灯，却不影响大家的兴致。孩子们则借着捉来的萤火虫的微光在一旁嬉笑打闹，享受着不多的父母在身旁的时光。

那时的麦收季节充满了收获的喜悦，也是乡间美好的回忆。

斯人已去，故乡终究成为了故乡，彼时的麦收情景也早已成了过往云烟，消失在了时光的深处。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麦子还是那片麦子，在六月阳光的映衬下，抒写着时代的赞歌，越发金光灿烂……

· 方圆经典 ·

方圆

书法梦

主办方：方圆宫书法(鹤壁游泳馆) 教研室 鹤壁日报报业集团

郭欣恬 淇滨小学四年级

刘心怡 福源小学三年级

王宇轩 鹿鸣小学三年级

靳智宸 淇滨小学二年级

李相成 湘江小学三年级

靳希恒 湘江小学三年级

此曰此曰

五仁四士

常义民农

不礼国曰

容智之工

素信良商

此曰此曰

五岱四江

岳华溪河

山嵩水曰

之恒之淮

名衡纪济

我赤曰曰

中道赤黄

华下道道

在温当日

东暖中所

北极权璿

十十此曰

二千五水

支者行火

子甲本木

至至乎金

亥癸数土

此曰此曰

四南四春

方北时夏

应曰运曰

乎西不秋

中东穷冬

父三三三

子纲光才

亲者者者

夫君日天

妇臣月地

顺义星人

未完待续